没有最后

杨晓晖

一

新闻界同行推荐一位作者的文章，是悼念原静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李长风的稿子，文章有三千多字。作者与李书记共事过，所叙事件与感情真切动人，文章删短后登了，这就是刊发于4月24日夜光杯的《最后一堂课》。当晚，未曾谋面的作者瞿熙转发了她的同事们读了文章后的诸条短信：“看完了。字里行间散发着对李书记浓浓的怀念，没有煽情，但令人动容。”“他是一位好干部、好领导、好兄长，光明磊落、无私无欲，可惜，天妒英才，我们永远怀念他！”“写得真好！文章首尾呼应，通过四件小事把人物特点都刻画出来了。刘师傅很有心呀，否则家没有新民晚报还看不到呢。（刘知信上有报纸所登文章的照片——编者注）”“感受过书记平易近人的为人处事，百姓口中两个字：好人！”“永远的榜样，一本厚重的书，一个大写的人。才华横溢，人品贵重！”

显然，瞿熙是一个热情的人；显然，李书记有着众口一致的好评。阅读这些短信，既感慨现代技术对信息的传播能够这样迅捷；又为传媒起的作用而感到快慰。这一个晚上，这一群人，因为读到了有关他们敬爱的书记的文字而激动。“怀念一个共同的人”——现代生活最珍贵的精神生活之一。

因为这些感人的短信，我打开了之前瞿熙发的“送别李书记”的视频。一来忙碌没顾上看，二来我也不认识李书记。呈现眼前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的气质儒雅的中年男性的工作照与生活照。一张，一张，我突然理解了瞿熙他们对于自己英年早逝的老领导的感情。照片上的李书记知识分子的装束，衣着雅洁，色彩和谐，工作投入，热爱自然——一个懂得美、对自己有要求的人！

读者·作者·编者

然后，我忽然后悔当初因限于篇幅，删掉了原文中不应该删掉的文字。李长风书记是一个学者专家型的领导，编著的《统计计量学》被评为大学教育的精品教材，擅长吟诗填词。“1997年，李长风作为优秀紧缺人才从上海财经大学统计系副主任的岗位引进至老静安工作，任区发改委副主任、统计局局长。当时区里流行的一句话是：‘没有李长风，数据乱哄哄’。当时的区长说：‘我这个区长要比其他区长幸福啊，因为我要的数据总是准确而完备’；人事局的同志也说，李长风真是神啊，他用数据模型进行的‘十一五’人才规划的人才总量与结构预测，5年后果然印证了，真是了不起！李长风提出了‘楼宇经济’的名词，为老静安‘双高’指标体系确立立下汗马功劳；还有他当年撰写的每月《静安区经济运行状况分析报告》，多年后仍然被后来者奉为学习的经典。”（瞿熙原文）

“专家型领导”应该是文章的“魂”！人物所有的可贵，所有人们的痛惜，全在这里。

如果说编辑也是一种遗憾的、未能达到完美的工作；那么，我们可以在后续的了解、反思中弥补、改进，编者、读者、作者之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沟通，我们的思想才有提升！

在日益多元的社会中，只有在对一位逝去好人的追悼与不舍中，我们才能那么肯定地、那么齐心地发现我们所深深赞赏的、热爱的人的那些优秀品质。这就是《最后一堂课》此类文章的价值所在。我们怀念珍惜这些好人，是为了我们自己有力量也做好人。死亡是离别，也是我们通过悼念而有的自我救赎。

二

当我将这篇文章发给瞿熙看后，我与她之间微信间的交流在继续。5月6日晚，微信上有她的三条语音。她说，静安区文化局一位老同志因为出国了一阵，回国后看报纸，就看到了新民晚报上《最后一堂课》这篇文章，很震惊李书记去世了。他们在干部疗休养时共处过5天，李书记特别平易近人，特别有修养。她不知道他生病了，也没能去看看他，对他的离世很难过。“李书记不让说他生病的事，他帮助过的那些人，跟他工作有过接触的那些人，都不知道都很震惊。那么多人都说他好。”“他做了那么多年劳动局局长、人保局书记，但他的妻子工资只有二千多元，是在一个效益不好的单位，这么多年，他从来都没想过给她换个单位。他真的是一个无私而清廉的人啊。”

对一个好人的悼念是没有最后的。对一个事件的追踪与表达也应该是没有最后的。在今天，对于传媒，可以说，事件的影响要超过美文的意义。美文也许是灵魂的滋养，但事件更是对灵魂的某种冲击。我再次打开“送别李书记”的视频，截屏念了原来匆匆掠过的放在视频最后的李长风写的一首诗：“生死阴阳门半开，无边思绪滚滚来。千般难舍千般舍，万般无奈叹无奈。幸有亲情支病骨，从来艰危仰兄台。九峰雾绕不归路，得晤双亲应勿哀。”要有怎样的对死亡的淡定超然，才能完成这遒劲的书法。李书记非名人，作为普通人身上的烁烁闪光，是他的同事们朋友们用心去发现的。当我们去发现去感动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得到了净化。人，是可以有这样一种更高尚的存在的。谢谢瞿熙，虽然我们至今未谋面。

莎翁故居

翁长松

2016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杰出的戏剧家莎士比亚（1564—1616年）逝世400周年。他活了52岁，人生虽不长，却活得够精彩。终于来到了英国中部斯特拉特福德小镇的莎翁故居。故居坐落于小镇的亨利街北侧，这是一座带阁楼的属于伊丽莎白时期的都铎式二层楼房。木结构的房屋框架、斜坡瓦顶、泥土原色的外墙、凸出墙外的窗户和门廊,使这座16世纪的老房子在周围装饰一新的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群烘托下显得极具历史文化个性和厚重感。

在蒙蒙细雨沐浴下,故居前用大石板块铺成的道路显得格外宁静和整洁，给人一种舒适和愉悦感。故居正门的门框顶端上镶嵌着的黄底色的钢笔徽标，显得格外耀眼。“徽标如此设计有什么含义?”出于好奇,我向地接导游发问。“这是根据当年伊丽莎白女王为表彰莎士比亚文学成就而奖励给莎翁的金笔造型所打造的标志，显示莎翁的荣耀和高贵。”他说。跨入故居参观时，首先见到的是介绍他生平的展览。这里除了图片和事迹介绍外，还能看到莎氏世系表和他当年创作的手迹，甚至辞世之前亲笔写就的遗书。从展览室到出生的房间，中间隔着一座花园，种植的花卉多是莎士比亚在作品中提到的，比如金银花等。

故居的楼上楼下有许多房间，他的父亲是制作皮手套的，在他父亲工作的地方陈列着许多皮件；厨房里有当年用过的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在二楼的卧室里陈列着莎士比亚儿时睡过的木制摇篮；一张老式的榆木书桌，当年莎士比亚曾在上边写过作业。5岁那年，莎士比亚进入了镇上文法学校的附属幼儿学校读书，7岁时又正式进入文法学校读书。14岁那年，由于父亲经济破产，家境转恶，他只得辍学在家，然而自强不息、聪明好学，以自己的勤奋创作造就了一个“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千秋万代”的不朽戏剧大师。

莎士比亚的戏剧大都取材于旧有剧本、小说、编年史或民间传说，但在改写中他注入了自己的思想，给旧题材赋予新颖、丰富、深刻的内容。在艺术表现上，他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英国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戏剧的三大传统并加以发展，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创造性革新。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是为当时英国的舞台和观众而写作的大众化的戏剧。因而，它的悲喜交融、雅俗共赏以及时空自由，能极力调动观众的想象来弥补舞台的简陋等特点。

如今莎士比亚的亨利街，也因为冲着莎士比亚的盛名，每年迎来数以百万慕名而来的游客。亨利街两侧的书店、餐馆、酒吧和商店处处闪耀和展现着莎士比亚的文化元素，不管是什么商品，都印上了莎士比亚的头像和语录，就连巧克力和茶叶盒上也有莎翁的名字。可见莎士比亚在当地人民中所拥有的崇高地位。

『一个人』的幸福与美好

谢丽成

日本作家川北义则在他所著的《从一个人开始》中，告知世人寂寞的好处，他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其实正是你积攒能量的好时光，让你在孤独中学会学习和成长，从而变得更加优秀和出众。

在川北义则看来，当今世界，“一个人的时代”已经到来。人的一生之中，总有一些时光要一个人过，一个人走，一个人默默活着。我们会对这种一个人的生活感到恐惧和害怕，其实大可不必。在美国以成功学理论著称的约瑟夫·墨菲博士看来：“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跟与自己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是同样的。因此，请大家先与自己建立良好的关系。如此一来，便能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了。”

在这个以人际关系为支撑的社会中存活下来，并游刃有余，一定要学会与自己打交道，在独处中学会快乐地成长、充实和提高。作者认为：“只要曾有一个人住的经验，不仅能体会到真正的寂寞，自己也会有所成长。趁自己年轻的时候，主动去亲近寂寞，如此一来，你应该就会明白，寂寞其实是一种快乐。”

但作者并不排斥群居生活，人是群居动物，最终还是要回到人群中来。作者所说的“一个人住”，只是一种妙绝的生活体验，通过独居，可以学到更多保持沉静和自我的方式，从而更能在群居生活中发挥自己的特色，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好，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快乐，更加幸福。

忆壶

费鸣东

难以记起是几岁开始喝茶，因为有爱喝茶的祖父和父亲，由此家中天天有茶可饮，就像那些爱茶的芸芸众生，与茶结下不解之缘。

孩提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有限的物资，俭朴的日子，然而茶却是每日必不可少的。晚饭毕，全家夹堆围坐在八仙桌旁，祖母沏上一大壶绿茶，茶是极普通的毛峰，泡在弯嘴铝壶里。那时上海人家大都用这种壶，管它叫“铜吊”。一大家子八口人，每人一个带蓝色图案的套装玻璃杯。壶嘴氤氲着茶汽，暖暖的；手中薄薄的玻璃杯，也是很暖的，屋里充溢着茶汤醇醇的清香。祖母一个接一个地洒，洒毕，“铜吊”就已见底；又用热水瓶续满。这是第二瀑，就淡了些许。一晚上，那“铜吊”总要满满地泡上三四瀑，至此，茶汤已味同白开水，但还是沁着茶香的。临睡时，“铜吊”里喝不完的茶水便用来洗脸，用茶洗脸，皮肤便很滑爽。现今小姑姑已近天命之年，但皮肤犹自又白又细，可能就缘自旧时以茶拭面吧。再用不完的茶水，第二天早上就用来浇花。反正，这茶叶总要充分充分再充分地利用。

除了祖母的“铜吊”外，还深深印在我记忆中的，就是祖父的那把紫砂壶。那把壶跟着祖父几十年，传到父亲手里时，壶的内壁上已结了一层陈垢。这茶垢非常的厚。紫砂壶是经常需要清洗保养的，这活计就落在我的身上。每次清洗，我都用醋把壶浸上几个小时，再取一只擦钢精锅用的钢丝球，钢丝球上套根筷子，用橡皮筋绑紧，由壶口放入，沿内壁用力擦拭，擦洗几遍后放满清水，盖上壶盖，使劲地摇，直到剥落的茶垢全部溶入水中才打开壶盖，把水倒掉。继而重复数次。最后，用茶巾将茶壶外表水分擦去，放置在客堂间阴凉通风处任其风干……洗壶虽然费力费时，但我却从不感觉累。因为，我从中体会到了宁静和专注的快乐。

几年前，那把紫砂壶在一次大扫除中不慎摔坏，为了此事，父亲一连几晚都无法入眠。以后的一段日子里，父亲也曾试过买把一模一样的，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不是尺寸不一样，就是图案不尽相同。

去年搬入新居时，父亲送了我一把壶。从壶身的外观、大小，以及壶底的盖印等，都能一眼看出是宜兴窑场知名壶家制作。这把壶的外观滑腻细致，握在手里有一种把握豆沙的感觉，用手指轻弹壶身，就会发出类似金属般的清脆声。我只用这把壶泡龙井或白茶，冲以开水，清新的茶香，醇醇的茶汤，细细品呷，更能领略壶之宁静清正的品性。茶毕，我会用茶巾稍稍擦拭壶身，这时，光泽和纹理便随之显现，这些细细的纹理犹如一把独弦琴，拨动我思忆的念珠。

人贵，茶不贵

龚德位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曾到日本一位陶瓷收藏家的府上做客，两人谈论到关于陶瓷收藏的话题，可谓是“一见倾心”，谈兴甚欢。日本老人见马未都先生在陶瓷收藏领域见数不薄，便心血来潮，从内室沏茶一杯，端放在马未都先生的桌前。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黑漆描金托盘上有一只彩瓷小杯，杯小不盈握，薄如蛋壳，上绘数只小鸡，古拙又可爱。这杯可不是一般的杯，它是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它以青花勾线，填以彩色，柔和淡雅，一出世即受万人追捧。这只斗彩鸡缸杯是老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500多万港币在香港拍卖会上竞得。

这平时只能在博物馆隔玻璃得见的国宝，此刻却平静地在摆放在马未都先生的面前，茶汤微黄，茶香袅袅。马先生心存敬意，对老人说：“这是我这一生喝过的最昂贵的茶了。”老人却说：“茶不以杯贵，却以人贵，你是真正的知音。”

对自然家园的无限想象

王文杰

2015年12月，我在自然博物馆《创世纪》摄影展览里做志愿者。萨尔加多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对于地球来说至关重要的时刻，而照片是分享这个历史时刻的一种方式。”而对于我来说，多重曝光是我对于我们自然家园的无限想象。

在画面里，海洋好似天空一样，无边无际，清澈净明。人们划着一叶小舟在水上经过，飞鸟在天际相互陪伴着飞翔而去。海水和天空没有界限，飞鸟和人们是纯粹的剪影，水波微澜里，世界只留黑色与白色，动像与静像和谐纷呈，也在自然里回归原初。

多重曝光是在同一张底片上进行多次叠加画面，早在胶片单反时代，就有这样的方式，将几幅灯饰底片叠加在一起，表现画面的意义和独特效果。

摄影是光的艺术，也是现实遇见想象力的艺术。多重曝光让眼力不只在目及之处，让过去遇见了现在，让此处遇见了彼岸，让记忆遇见了梦境，每一张照片都是融合多种现实的混合体……

透过影像创作，我们亦可以站在如今的时间节点解读萨尔加多，理解自然的意义。

萨尔加多的影像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创世纪》系列是他用8年时间完成的一个史诗般的探险项目。在山脉中，在沙漠和海洋，记录了那些逃脱了现代社会印记的土地和生活。他的作品呈现的是一个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着原始状态的星球。

“这个地球上大约46%的区域仍然保持在最原初的状态，”萨尔加多提醒我们，“我们必须保持这样的存在。”萨尔加多的创世纪项目展示了我们这个美丽的星球，人们需要做的是逆转对它的伤害，保护它的未来。

让飞鸟翱翔去向远方，让小舟缓缓摇至大海，让海水依然碧波荡漾，让镜头诉说更多美好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心中的家园。

七夕会 摄影故事